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10卷

(下)



人民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10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总 策 划：张西平

总 顾 问：郁龙余

顾 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友忱

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 编：董友忱

副 主 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 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散 文

访日散记 (549)

旅 游 者

西行日记 (611)

1924 年 9 月 24 日 (613)

1924 年 9 月 25 日 (620)

1924 年 9 月 26 日 (622)

1924 年 9 月 27 日 (623)

1924 年 9 月 28 日 (625)

1924 年 9 月 29 日 (628)

1924 年 9 月 30 日 (629)

1924 年 10 月 2 日 (637)

1924 年 10 月 3 日	(641)
1924 年 10 月 5 日	(643)
1924 年 10 月 7 日	(645)
1925 年 2 月 7 日	(651)
1925 年 2 月 9 日	(654)
1925 年 2 月 11 日	(659)
1925 年 2 月 12 日	(661)
1925 年 2 月 13 日	(664)
1925 年 2 月 14 日	(667)
1925 年 2 月 15 日	(674)
补 遗	(681)
1924 年 9 月 25 日	(681)
1924 年 9 月 26 日	(682)
1925 年 9 月 27 日	(683)
1925 年 2 月 7 日	(685)
1925 年 2 月 12 日	(687)
1925 年 2 月 15 日	(692)
爪哇通信	(697)
俄罗斯书简	(771)
附 录	(849)
致村民们	(851)
农村服务	(855)
人的达摩	(867)
序 言	(869)
增 补	(911)
人的真实	(913)
附录 人的宗教	(923)
序	(926)
第一章 人的宇宙	(928)
第二章 创造精神	(934)

第三章	体现于人的过剩	(948)
第四章	精神融合	(956)
第五章	先知	(961)
第六章	幻象	(971)
第七章	我心中的人	(982)
第八章	音乐制作者	(989)
第九章	艺术家	(995)
第十章	人的天性	(1002)
第十一章	会合	(1009)
第十二章	教师	(1014)
第十三章	精神自由	(1023)
第十四章	人生的四个时期	(1029)
第十五章	结论	(1036)
译者附记		(1037)
书稿说明		(1039)

散 文

访日散记

白开元 译

于广悦 校

谨将此书
呈现于尊敬的罗摩难陀·丘多巴泰^①先生
尊贵的足下

① 罗摩难陀·丘多巴泰 (Raamaananda Chattopadhyaya, 1865—1943), 著名新闻记者, 文学家。曾为《侨民》杂志、《现代评论》(*The modern Review*) 和印地语月刊杂志的出版者和领导者。——主编注



罗宾德罗纳特在日本（1916 年）



每次从孟买出国访问，客轮准点起锚驶离港口。可是，在加尔各答乘船，客轮起航的前一天晚上，就得上船待在客舱里，太不舒服了。因为旅行意味着在心中积蓄行进的动感。当心灵即将运动，却硬逼它直挺挺地站着，促发它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的对抗。人们坐在客厅里谈笑风生，谁要是张罗送行，那也是令人恼火的。因为安坐与迈步的中间地带，对心灵来说，是充满苦恼的——在那儿它要协调方向相反的两股力，像做难度极大的体操动作。

家属送我上了船，就回家去了。良朋挚友给我戴上花环，也告辞离去。轮船却不起航。换句话说，本应陪伴我的人离我而去，本应破浪前进的却纹丝不动；熟悉的宅院离我远了，客轮依然矗立着。

分别充满哀伤。使人伤感的主要原因，是要把生活中已经实实在在地获得的一切，重新置于虚茫之中。之后，双手要是抓不住一样东西，那种空虚就成为心中的沉重负担。所谓获取，是渐渐将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宝库里的东西，是把不熟悉渐渐变成熟悉的过程。因此，运动是治疗旅行中离情别绪的一剂良药。然而，旅行开始了，我却不迈步，这实在难以忍受。

不动的轮船的船舱，有如装满经过两次过滤的烈酒的一只大缸。只要轮船行驶，我们可以原谅船舱的窄小，但轮船一动不动，待在船舱里，就好像在死亡之盖下面头顶着棺材板。

甲板上有躺椅，旅客可以半躺着休息。我多次乘轮船出国，结识了几位外国船长。这艘轮船的日本船长很有个性。乍一接触，他那谦恭的样子，让人觉得他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请他帮忙，什么事都可以办成。然而，真遇到什么事，却发现他恪守有关规定，毫不通融。陪同我旅行的一位英国朋友想把船舱里的褥子搬到甲板上来，但船上这位最高长官摇了摇头，他只好作罢。用早餐的时候，他餐桌旁没有电风扇。见我们餐桌有空位子，他表示希望与我们坐在一起。他的请求

并不过分。但船长一本正经地说，用早餐座位是安排好的，想变动中午再说。我们的餐桌旁有空椅子，但安排不容擅改。显然，这方面没有丝毫松动的余地。

夜间躺在船舱外面。这“外面”是什么样子呢？桅杆顶住的夜空，仿佛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那位中箭的族长毗湿摩，在等待死神的降临。空幻之王国不见一条罅隙，而现实之王国也模糊不清。轮船的灯光，照耀巨大的空间，但不让人看见任何物件的形状。

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是静夜盛会上的诗人。我一向认为，白昼属于凡世，夜阑属于天国。凡人胆子小，终日忙碌。凡人总想看清楚脚下的路，因此点燃明亮的灯光。神仙无所畏惧，无声地隐秘地活动，神仙的行走与寂静从不发生矛盾。无垠的幽暗是神仙盛会的顶棚。夜间，神仙在我们的窗口前露面。

但是，当人类的工厂亮起灯光，试图占领夜晚时，不仅人受苦，也使神灵受到折磨。当我们点燃灯烛，为通过考试在夜里苦读时，从这一刻起，我们便突破了以阳光清晰地标定的自己的界线；同时爆发了凡人与神仙争夺空间的战争。人类的工厂的烟囱不停地冒烟，把内心的黑灰撒向天界；那种罪过并不严重，因为白昼是凡人自己的，把它的面抹黑，神仙不会责怪。但凡人点亮灯光刺破夜阑完整的黑暗，那是争抢神仙的权力。凡人超越自己的权限，竖起亮光之柱，企图把自己的界线扩展到天界。

有天晚上，我泛舟恒河，目睹了對抗神仙的大规模活动。于是，在凡人的疲惫上面，未出现天堂安宁的祝福。凡人在心里说：我和神仙一样，不知疲倦。这是谎言。实际上他损坏了周遭的安谧，也亵渎了幽暗。

白昼是被阳光照射浑的，夜阑则至纯至净。黑夜像大海，它乌烟一般黛黑，但极为纯洁；白昼像河流；它不黑，但浑浊。那天夜里我看见基迪罗普尔码头上空无底的幽暗变脏了，仿佛是神仙弄脏了自己的脸。

亚丁港的环境同样让人难受。那儿被人囚禁的海面邈里邈，水上漂浮着废油，大海已无力销毁人的垃圾。那天夜里躺在甲板上，望

着被污染的无限的幽暗，不禁想起，受到魔鬼侵扰的天堂，有一天曾向梵天诉苦。今天哪位“湿婆”会站出来，保护神仙免受凡人的虐待？

二

轮船徐徐驶离码头。浴于轻轻吹拂的温润海风，我的身子在快乐中缓缓漂游。

然而，这样的快乐并不限于漂游之中。漂游时有特殊的眼光，特殊的眼光有特殊的情味。我徒步时，没有完整的景色映入我的眼帘。漂游中，两种对立的因素完全处于和谐的状态——我既坐着，又在运动。做着运动这样的事情，又不为此事劳神费心。因此，心灵完整地欣赏前面能看到的一切。水域、陆地、天空，一目了然。

一面漂游一面观看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唤醒注意力，但不幽禁注意力。看不见景物照样前行，不会有闪失，不会迷路，也不会跌进大土坑。漂游时的观赏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观赏，观赏是最高目的，因而观赏如此开阔，如此舒心。

这些日子终于明白，人不得不像对待奴隶那样使唤自己，做与自己的需求相关的事，没有一丝欢愉。当我关注走路，悠闲地漫步时，那是惬意的。但走路必须关注通往目的地的方向时，那使人从被迫行走中解脱出来的力量中，才显示出人的精神财富。这里精神财富的含义是，它不减少人的需求，但减少对自身需求的追求。人要满足饮食、服饰、施纳等日常需要。然而在日常需要的外面，有余物的所在，人才是自由的，能看清真纯的本相。所以，人尽量把陶罐瓷碗做得精美些。陶罐瓷碗能用，只满足人的需要，它的精美才体现人的情趣和欢乐。陶罐瓷碗的用处说，人有需求；它的精美说，人有灵魂。

我有无需求，其实无所谓。但我自觉地为自由的自主权和自由的享受而感到自豪。这样的自豪是属于宇宙创造者和宇宙王国的主宰的，它也存在人的文学和艺术之中。那个王国是自由之人的王国，那

儿没有生活旅程中的重任。

今天上午，我看见大自然身着以河流为绿贴边的淡黄纱丽，站在我的面前。这里，我是纯正的观赏者，观赏者我，如果以语言和线条表现自己，那就是文学，那就是艺术。有人可能恶声恶气地说：“你专注地观赏，与我何干？它既不能让我吃饱饭，也治不愈我的疟疾，不是使我的农田多生产粮食的好办法。”这话说得对。我观看，关你什么事？然而，你真的那么冷淡，对我这位观赏者视而不见，世界上的艺术和文学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哩？

也许，你们会问我：“今天你花这么长时间写的文字，该如何定性？它是文学，还是理论研究？”

依我看，这不是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领域，最主要的是理论，而不是阐述观点的人。而在文学中，最主要的是人，理论不过是讨论的缘由。那点缀着白云的蓝天下面，富饶的绿野的庭院前，漠然流过着踪不定的河水，其间主要显现的是观赏者我。假如显现地质理论或地质报告，我就得靠边站。然而，对于现实的一个“我”来说，需要另一个神奇的“我”。于是一有时间，我们撇开地质理论，寻找另一个“我”。

同样，那观赏的我，不光在景色中，也在遐想中漂游。那里叙述着事情的起源，叙述者是追寻的目标。如同我一面走一面遥望世界的形象之流，我也以心灵的目光一面走一面窥视思想和情愫之流。思想和情愫之流不会显露于某件事的特殊需要之中。它不是由逻辑组成的，其缀连者主要是“我”。为此，我不在乎人们是否接受论述文学的文章，是否认为这是成熟之作。“我观察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表达这额外的快乐，是我的职责。若能完美地表达，那其他一群“我”就会不知不觉地欢快起来。

《奥义书》云：枝头上有两只鸟，一只鸟啄食，另一只鸟观看。观看的快乐无与伦比，因为那是纯正的快乐，自由的快乐。每个人中间也有两只鸟，一只鸟有需求，另一只鸟没有需求。一只鸟享受，另一只鸟观看。享受的鸟从事制作，观看的鸟进行创造。制作是指一面测试一面做零件，产品不是至美；作出来要以其他东西作为尺度——

自己的或他人的需求的尺度。而创造不用其他东西作为尺度，它是塑造自己，表现自己。因为享受之鸟做事主要采用外部的材料，而观看之鸟的材料，是“我”这种物质。“我”的表现，就是文学、艺术。其间没有需求，甚至没有满足需求的责任。

世界上最大的奥秘，不是看到的景物，而是观看的人。这种奥秘找不到自身的极限，它试图通过成千上万条经验看清自己的面貌。它通过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审察自己、掂量自己。

这种我中的一个“我”，总是通过经历的“众多”来感悟自己。对人的这种“一”与众多融合中所酿造的情味的感悟，就是文学作品。换言之，不是可观的物体，而是观看的“我”，是它的目标。

土左丸号船上

1916年拜沙克月20日

三

星期四下午，轮船行至入海口，加尔各答港的领港员完成任务，下船走了。大海刚刚露出了脸面，沙滩之带已经离开，但泥土的颜色尚未退尽。此刻还看不出，它与天空的情义比与陆地的情义更深厚。只是水天交合之处，地平线之钵略已变形。涌动的海浪，没有江涛那种短小的韵步；这仿佛就是曼达克拉朗达韵律，而在这里以“猛虎跳跃旋律”谱写的海曲，尚未气势磅礴地演奏。

这艘轮船的下层甲板上坐着许多普通旅客。他们大都来自印度的马德拉斯邦，几乎全部前往仰光。水手对他们的态度并不粗暴，他们神情悠然，每人从轮船服务部领到一柄绘画的纸扇，高兴极了。

他们许多人是印度教徒，因此消除他们的旅途劳顿，别人无能为力。他们渴了嚼甘蔗，饿了吃随身带的饭团，打发船上漫长的时光。他们的某些举动非常引人注目。总的来说，他们的衣着是洁净的，但那只局限于他们特有的行为规则，脱离了这种规则，就不自觉地滚向

肮脏。嚼尽甜汁，甘蔗渣扔进海里并不费劲儿，但出这一点儿力气，未写入他们的行为规则。他们坐着嚼甘蔗，乱吐甘蔗渣，四周便积了一堆堆垃圾，对此他们视而不见。我看了最不舒服的是，他们并不意识到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然而，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保持个人清洁方面，哪怕是极细小的事情，要他们克服是非同寻常的困难。牢牢地抓住陋习，必定松懈人的判断力。受到外部的束缚，人必然丧失自身的约束力。

他们中间有几位穆斯林。说他们特别爱干净，那倒未必，但他们很注意整洁。他们穿着浆洗过的衣服，端正地戴着白帽子，是一副随时准备会见客人的样子。他们邂逅相遇，不管是刚认识不久，还是初次见面，都热情地互致问候。显然，他们尊重外部世界。有些人只生活在同一种姓的圈子里，在他们眼里，圈子外面的房屋是一片白雾。他们所有刻板的生活守则，是圈围着种姓的樊篱。穆斯林不被种姓束缚，他们有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一套方法。所以外部世界的风俗，是属于穆斯林的。风俗是与所有人交往中形成的一般行为方式。《摩奴法论》^①中详细叙述了应该如何对待母亲、姨妈、舅舅、姑父，哪位长辈有多高的地位，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彼此应该如何看待。但与一般的人应该如何相处，却没有具体的叙述。所以，在确定关系和辨别种姓人的范围之外，为了礼貌待人，西印度只得向穆斯林学习处世方式。因为双手合十，垂首施礼的一切规则，只适用于有种姓的人。我们以前拒绝外部世界，保持服饰整洁的方法，我们不是向穆斯林借来的，就是向英国人学的，其中没有我们的欣慰。结果，关于文明的服饰，我们至今没有成熟的标准。这就是孟加拉上层社会服饰的特点极为古怪的缘故。其他所有人的服饰，就是我们的服饰。我们的服饰，是一小群人的服饰；以外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那可称其为裸服。内宅的姑娘的衣服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赤裸派的漂亮衣服的简单模仿。我们忙于与外面的人建立兄弟、叔伯、姨姑等关系；不这样做，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那关系不是极其密切，就是

^① 印度古代的法典。——译者注